

双导师制: 全面推行有多远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又到了西南大学附中每年的“拜师日”,欲投向教师岗的大四学生纷纷来此“拜师学艺”,跟着师傅学习课堂教学,一直到7月份。

然而,有一拨毕业生却可以直接跳过这一环节,那就是选拔进入“双导师制”的西南大学“师元班”免费师范生们。从大二起,他们就跟着附中的“导师”学习,临毕业,他们俨然已成为了“有两三年教学实践”经验的“老兵”。

早在2013年左右,包括西南大学在内的部分师范院校就开始探索“双导师制”建设。今年4月1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中要求,全面推行教育实践“双导师制”。由教师教育院校教师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共同指导,充分发挥高校指导教师的理论与实践优势,充分发挥中小学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优势。

当“个别试点”变成了“全面推行”,反映的是师范生培养的何种倾向?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传统师范生培养的回归

“我们会到中小学听课,跟着中小学教师学习课堂管理、批改作业,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授课上的指点。个别同学还可以得到代课的机会……”山西某师范学院师范生小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描述了双导师制的日常生活。

对于一些年长的教师而言,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并不陌生。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类似的培养方式就大量存在于中等师范学校当中。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伍红林告诉记者,从前由中等师范学校的小学、幼儿园教师,那时候师范生培养与附属的小学、幼儿园合作紧密。随着中专层次的师范学校逐步消失,师范生培养的重心转向本科层面。“一些师范院校在

向综合化发展过程中,‘师范’的比重和地位日益淡化,师范教育的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基础教育的联系也在转型中减弱。”

可以说,为了提高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双导师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传统的回归。

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其效果又是如何?

如文章开头所述,定位于精英班的西南大学“师元班”,由于高校与附中离得较近,学生可随时到中学听课,且大学与中学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事实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作为西南大学附中总导师的负责人、该校校长张万琼也坦言,如果全面推行“双导师制”,类似的模式恐难以支持,大量的师范生涌入,同样需要“安静办学”的中学也无力消受。

在试点规模更大的,小杜所在的高校,问题已经浮现出来。“我们有200多人,学校仅为我们联系了两所中学,显然中学无法一对一地为我们安排导师,有些师生比甚至是1:10,导师们都有本职工作,再遇上责任心不强的导师,更是无法得到有效的指导。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一次短期的体验,谈不上从实践中学到多少。”

上课时间、制度成制约因素

怎样让中小学导师发挥设想的作用,是双导师制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时间重叠、制度缺失成为制约双导师制发挥作用的症结所在。

伍红林告诉记者,由于中小学与大学的上课时间同步,中学导师的日常工作的繁忙,师范生也有大学里的学业、课程,使得中学导师只能偶尔到师范学院作相关指导,师范生也无法持续在闲暇的时间里到中小学里去。

即便中学与大学离得较近,师范生可以抽空来中学学习,还是得依靠师范生的自觉性来维系。

张万琼坦言,毕竟中学导师管理师范生,不像管理中学生那样,有升学的压力存在。“中学导师叫师范生一次不来,叫两次、三次还不来,有可能就放弃了指导。”

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制度的缺失,高校与中小学协同的积极性,始终在边界徘徊。

在这场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中,一些中学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为培养师范生服务。“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于,他们首先会问帮助大学培养师范生,对中小学、对导师本人是否有帮助,对收入、职称是否有提高。如果无法获得现实的回报,往往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伍红林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师范院校与中小学合作情况,有的师范院校邀请中小学导师作讲座,中小学导师仅有一二百元的报酬;在评定职称时绝大多数中小学仅将“双导师制”的经历作为参考,而不是实质性的加分项……

而伍红林所在的教师教育学院主张“自己主动走出去,而不是光指望把对方请进来”,组织教师团队,分语文、数学、英语、学生工作四个领域,每周、周二都往中小学跑,与中小学教师一起备课、评课,深度介入到地方中小学的教育实践变革中去,再通过合作反哺师范生培养。

然而,像这样靠打“感情牌”维系的模式,有可能无限度地消费下去吗?

制度与责权亟待明晰

时间重叠,尚可以通过调整学制——将两

学期变为三学期来弥补。然而,制度缺失,却会把一项好的机制困在原地。

为此,伍红林强烈呼吁,随着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的出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介入落实这一文件精神,因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是地方中小学的直接主管部门,只有他们配合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地方中小学必须执行这一政策,才能真正确保中小学导师真正参与到师范生的培养中来,改变师范院校“央求”地方中小学的现实局面。

然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却对出台政策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近两年,行政部门对中小学校的要求、通知多如牛毛,市级中学、县级教育部门一年收到的文件成百上千,在这种情况下再出行政要求,被当作几百分之一处理,效果必然不好。

“首先要明确责任链——培养一个师范生,具体要由谁负责。”储朝晖指出,学校在过去做了很多把责权利分散的事情,导致责权边界不明确。比如,过去,师范生一般选中学的任课教师为导师;现在,学校更看重形式,不排除谁名气大找谁,导致名气大的中学导师精力有限,无力悉心指导。因此,首先要调整学校内部管理,让责权关系变得更加明确。

对于如何激发中小学导师的积极性,伍红林建议,除了加强实践经费的投入,在职称评定上予以优先,师范院校还应改变课程计划,开设实践类微型课程或增设理论课程中的实践模块课程或搭建各种活动平台,让导师有机会到高校直接参与相关课程教学;同时,师范院校向导师开放各种教学资源、平台资源、理论资源等,使之成为他们专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如此,中小学导师就会乐于走进师范院校,大大增加与师范生交流、互动的机会。

清华成立终身学习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陈彬)4月19日,由丹麦乐高基金会赞助支持的清华大学终身学习实验室在清华大学揭幕。

清华大学终身学习实验室是一个国际化、跨学科交叉、跨界融合的创新学习与研究机构,该实验室将创新设计与高新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学习和动手实践相融合,面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群体开展创新学习实践活动。同时,实验室还将在创新学习理论与方法层面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努力开发更有助于学生探索发现和动手学习的工具和平台。

该实验室的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开发并示范新的学习工具和平台,并深入研究这些工具、平台在相关领域中对学习理论、学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此外,实验室还将研究学生如何从动手实践中快乐学习,探索如何评估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及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该实验室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跨学科合作和终身学习技能的重要性,实验室将有组织地对社会开放,通过与学校、社会、家庭以及教师的密切合作,探究和时间创新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并力争使其在中国及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在揭牌仪式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终身学习实验室秉持着一个最宝贵的逻辑,那就是鼓励学生在犯错误成本最低的时候,尽可能地探索。在实验室中,让那些真正具有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学生得到最充分的施展。

在发言中,丹麦乐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汉娜·拉赫穆森表示,之所以将实验室命名为“终身学习实验室”,就是希望能够使学生在这里获得学习和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未来的整个人生中都能以一个学习者的状态面对社会的变化。

师者

李博: 享受声乐教育的乐趣

■本报记者 韩琨

她说,她很享受在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所艺术教育的顶尖高校内教书,和这些学生们在一起,她充满活力。

她说,她把学生们当作朋友一样。她的学生们也说,她既是老师,也是朋友。

对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本科班和表演训练班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在声乐之外的课堂上见到她,比如台词课、表演课……这时候,作为教师的她总是专注观摩。

她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教师李博。给表演专业的同学们上声乐课,她认真细致,同时乐在其中。

教学多揣摩

“我们都知道,表演的基本功是四个字:‘声、台、形、表’,声乐、台词、形体、表演四项是一体的。”在李博的办公室里,刚开始采访,李博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起了她目前的教學思考。“诗、舞、乐本是一体,融合在一起,歌是情感表达最基础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李博告诉记者,表演专业的学生们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声乐教育,基本上都是一张白纸。对于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声、台、形、表”中,表演往往是他们最为重视的课程,那么,

声乐课怎么上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他们的兴趣,并更能很好地和其他三门课融合辅助表演课,是李博反复琢磨的问题。在实践中,她将博士期间研究的新体系教学法:将世界三大先进音乐教育体系(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融合,同时还结合了中国民歌、民谣、戏曲和民族歌舞中国本土化教学。

“我平时也注意研究,时下学生们喜欢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爱看什么,怎样的方式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李博说,在某次课堂上,她向学生们谈起了大热的电视剧《甄嬛传》。

“剧中有一个角色叫安陵容,她的人物特点是歌喉得幸于帝王。尽管在剧中这个人物歌唱部分是由配音演员完成的,但是,我带着学生们一同赏析,并让他们体会,如果我们培养的演员本身对人物角色所表演的歌曲能够有深刻的体会,加入古曲中古词古韵的演唱的训练。乃至可以在本人在表演的时候完成歌唱部分,那么,演员的身上就会有气韵,对这个情景下的角色理解更深刻,体会更精确,相关情节也一定会完成得更棒。”她说。

由此,除了学习音乐的本体,还要了解音乐的形成和人文历史背景。在讲中国民歌时,李博动情地为学生们演唱了一首淳朴又饱含深情的西北色彩区民歌,“南山顶上起乌云,难活不过人想人”的表达虽然简单却极为动人。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完全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江苏大学教务处处长赵玉涛表示,青年教师科研压力大,部分青年教师一旦站上讲台就处于“自由生长”状态,仅仅满足于教学工作量的完成,对教学能力的提升缺乏主动性,“助理教学工作可以帮助青年教师把好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稳固下来,并持续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

据了解,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实施过程为期三年,第一年有助教培养期,后两年为主讲培训期。在助教培养期内,青年教师不

■本报通讯员 吴奕 张明平



4月13日,由浙江农林大学通讯社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微电影《相信,青春》剧组在校内取景。

《相信,青春》讲述了大学生许向前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入农林高校学习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产生毕业后回农村创业的想法,并最终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故事。

据介绍,该校微电影总时长约15分钟,从去年开始筹拍,预计将在5月上映,全剧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共100多人全部是该校师生。

图为在校内农场里拍摄老师引导学生投身现代农业的场景。本报通讯员陈胜伟摄影报道

江苏大学为青年教师能力提升“买单”

得独立承担课堂教学任务,他们只能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听课、辅导、备课、实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等辅助性教学任务,听课不少于120学时,同时还要参加10次以上的校级教研活动。在主讲培训期内,青年教师承担课堂教学的主讲任务受到限制,主讲课程学生人数不超过60人,每周授课不超过6个学时。青年教师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教学竞赛及各类教学能力提升活动,其中听课数不少于60学时,参加校级教研活动不少于6次。

“我希望借此启迪学生对人物情感的把握。在学生创作这一地域的人物形象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一地域的民歌和民歌背后的故事、人物的形象和情感一下就出来了。”李博说。

良师亦好友

如何完成在表演学院为表演专业的学生们教声乐的任务,如何培养好学生的声乐能力并最终更好地帮助他们进行表演,成了李博课上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最终,李博选择了一个说起来简单有效,但贯彻起来却又十分辛苦的方案——旁听学生的其他课程。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台词课或者表演课上见到李博老师。”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15级本科2班班长隋军卓玛笑着对记者说。

李博则表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设计声乐课的教学内容,配合学生们的其他课程,使得在同一时期内,学生几门专业基础课的训练内容能够成为有机的整体,形成合力,起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我们已经有习惯了在台词课或者表演课上见到李博老师。”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15级本科2班班长隋军卓玛笑着对记者说。

李博则表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设计声乐课的教学内容,配合学生们的其他课程,使得在同一时期内,学生几门专业基础课的训练内容能够成为有机的整体,形成合力,起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有段时间,台词课上讲古诗词朗诵时,我就会教古曲,台词课上在教各地的叫卖声,我就会跟学生讲各地民歌。”她举例道。

于是,除了每周的声乐教学任务外,李博还要旁听若干次台词课与表演课,虽然辛苦,她却觉得十分欣慰。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以灵活调整教学进度,还增加了我对每一位同学在主课上的表现的了解,以求更好地在声乐课上帮到学生。”她说。

课堂之外,李博与学生们的接触也很多。表演学院的新年晚会上,李博准备了独唱电视剧《红高粱》主题曲《九儿》,同时邀请了两名学生加入,为节目增加了舞蹈部分。“时刻让学生体会到歌舞表演的融合,在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习,彼此都能够尽情尽兴,开开心心地享受这样的场合。”她笑道。

“所以,和李老师在一起随时随地都能学到很多,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且我们都觉得跟老师没有距离,李老师就像是我们的朋友。”隋军卓玛说。



李博(右一)

“所以,和李老师在一起随时随地都能学到很多,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且我们都觉得跟老师没有距离,李老师就像是我们的朋友。”隋军卓玛说。

“所以,和李老师在一起随时随地都能学到很多,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且我们都觉得跟老师没有距离,李老师就像是我们的朋友。”隋军卓玛说。

简讯

院士北师大释疑网络化教育

本报讯4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木法在北大举办了一场科普类讲座。在这场以“网络引领下的教育新变革”为主题的讲座中,陈木法向在场的数百位师生讲解了在网络兴起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需要作出怎样的应对。

据悉,陈木法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但在多年前,他就对网络对于现代教育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讲座中,他坦言,网络带来的这场教育变革是百年来最为迷人的大变革,未来的教育将面临着极大挑战,如何教、如何学,乃至如何办学等都将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作为应对,我国的教育应该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精神和批判意识。(陈彬)

多地学者南开 共话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科技扶贫

本报讯4月16日,由南开大学、南昌大学与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科技扶贫综合解决方案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会上,南昌大学教授阮榕生、福州大学教授刘明华、天津市生物类固废资源化技术工程中心教授鞠美庭分别就“可持续生物质循环经济精准扶贫系统”建设、“循环经济理念下可再生资源的高值化利用”、“生物质资源化技术开发与绿色扶贫体系构建”等进行了主题发言。

与会学者还就生物质循环经济与精准扶贫国家工程建设方案,甘肃、江西、福建三地对科技精准扶贫的相关意见及对接方案等议题进行了研讨。(聂际慈)

北林大举办风景园林创新论坛

本报讯4月16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围绕“城市事件型景观”的主题,对优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机构的精品实践项目进行分享。据介绍,该论坛是北林大对近年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的理论思想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和总结。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李雄对“北林园林设计”概念进行了阐释,对核心理念进行了解读。耄耋之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孟兆祯,为论坛录制了视频报告。他强调了在传统中创新继承的核心理念,并指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是“与时俱进”的基础和条件。(铁铮)

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

本报讯4月15日,石家庄经济学院正式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揭牌仪式在该校举行。

3月1日,教育部批复河北省《教育部关于同意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的函》,批准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3月15日,河北省教育厅发文《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同意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的通知》。

据介绍,河北地质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重点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该校将进一步调整、优化招生的规模和结构(包括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吸引优质生源,提高办学层次。(高长安 张欣)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北赛区)在河南理工开赛

本报讯4月17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河南理工大学承办、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协办的第18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北赛区比赛在河南理工大学体育馆开赛。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常务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立国等出席开幕式,来自西北赛区8省19所高校的16支男篮、12支女篮球队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河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小林主持。

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赵俊伟为本届比赛开球。揭幕战在河南理工大学男篮与新疆师范大学男篮之间展开,河南理工大学男篮以94比49分赢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徐春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天津工大

本报讯4月13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在天津工业大学举办。当天讲授的主题是“魏县花布染织技艺”,主讲人霍连文讲述了河北魏县花布染织的渊源、手工蓝印和彩印花布的制作工序。

据悉,天津工大作为文化部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首批57所试点培训院校之一,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培训。该培训吸引了来自京津冀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有来自贵州的刺绣大师、河北的王母村粗布省级传承人,以及该校艺术学院、纺织学院的师生。(康宁 李思琦 白晨旸)

河南机电高专 首期“现代学徒制”试点班顺利结业

本报讯日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与开元酒店管理集团合作开办的酒店管理专业首期“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总结暨二期安排座谈会顺利召开。

首期“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66名学生经过为期10个月的拜师学艺、岗位实践,目前已有5名学生被聘为领班,30名学生获得了“未来之星”基层管理岗位上岗资格证书,近10名学生被确定为“高级宴会师”重点培养对象。

据悉,“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结合了传统师徒言传身教的方式和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史俊庭 陈秀娟)